

柳存仁 著



The overseas
moon

上海古籍出版社

LT0000465349



柳存仁 著

I267.1
1082



The overseas
moon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的月亮 / 柳存仁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

ISBN 7-5325-3115-5

I. 外… II. 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824 号

外 国 的 月 亮

柳存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216,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 - 5325 - 3115 - 5

I·1516 定价: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54742915

序

前些时候看见老朋友马悦然先生(Prof. N.G.D. Malmqvist)在台湾的报端上也用汉语写起文章来,这是和我们这里的李克曼先生(Prof. Pierre Ryckmans)、白杰明博士(Dr. Germie Barne)鼎足而三了。大家知道,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海禁大开,中国人读洋书,用外文写文章著作的,真的汗牛充栋。但是直到离开今天六十年之前,西方学者用汉文写文章的人还不很多,自然这对于促进东西方的了解,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反过来说,中国人住在外国久了,叫做华人华裔罢,又有多少用中国文字抒写他对外国的观察、体会、反思以至反哺,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说老实话,在外国的中国人还常会忘记自己才是外国人)都多一点了解中外的来往在感情上和理念上的翻腾变化,快乐昂扬的和苦痛隐匿的心境的呢?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常见的月亮,是外国的月亮罢?《关尹子·五鉴篇》曾说:

曰想曰识,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

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道藏》452卷)

《关尹子》是南宋的“伪书”,我们只看它“曰想曰识”,就知道它受了佛教的影响了。但是它谈月的这几句话,确乎很好,所以我们说外国的月亮,就有看到牛角尖里的嫌疑。真正的外国人,大学

者蔼理斯(Havelock Ellis)在他的《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第一卷的“附录”里,又印了一篇伦敦大学一位年青学者研究月亮的文章,似乎是说月亮朦胧的可怕。我仍旧拿它来做题目,似乎应该知道适可而止了。

这里收的二十几篇文字,自然不是在一个时间写的,有很多年前的旧作,也有近年写的货色。它们所要说的话却是质实的,主要地在要表达的意思和内容,这些内容到今天大抵也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所以就新旧都留下来了。所谓“欧游”,只可以说是追叙,而且涉及的地方也不止仅是欧洲,不过以欧洲为主,代表今天我所摸索的西方文明罢了。还有少数老辈或友辈生活的速写风貌,所谈也多少和这里的课题有些关系。其中还提到京剧演员、画家,甚至写谈星相术数的老人,却只可以说史书里面也有《方技传》、《艺术传》了。

清代末季开始派大臣到外国去看看外面啥事体的时候,许多出差的人都写过《日记》,记述他们到外面视察或交涉的经验、见闻。这些日记有的是写得很好的。薛福成(庸菴)在光绪中到欧洲去做过出使英、法、意、比国大臣,也出版过《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二十八日夜间比利时国王接待他,请他吃饭,宾主共二十四人。他说:

设一长案,以次列坐。洋餐味皆适口。王酬应周到,礼意殷拳,且谓余曰:“前月在英国同席,见贵大臣不甚下箸,恐中西口味不同。若意所不欲吃者,不必勉强,乃于养生之道为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2)

这个通情达理的比王倒真是角色。历史告诉我们他就是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满脸落腮胡子,这时他在位已经二十五年。年轻的时候曾跟军队,到过埃及、印度和中国。他是有雄心的人,这时大概蓄意要跟中国联络。非洲刚果后来成了比利时

的殖民地,也是他在朝的成绩。不过这里薛庸菴记他说的这几句话是很得体的,我倒想拿来借用。外国的月亮既有它的好丑各一面,不欲看者,就真的不要勉强,只要知道外国也有月亮就成。

这册拙著的出版,古籍出版社的达世平先生、高克勤先生曾费了很多精神,对它出了很大的气力。我在远方,真的也该向出版社和他们各位致谢!

二〇〇一年三月,作者

目 录

序.....	1
外国的月亮.....	1
外国的苍蝇.....	6
外国的雪	10
外国的戏	16
旅欧行简(1—46 则)	20
说辩论之益.....	128
蔡子民	140
章太炎	143
钱宾四	146
张菊生	153
董授经	169
巢坤霖	172
巴金	179
废名	183
程小青	187
黄炳顺	195

鲁迅与梅兰芳·····	199
程砚秋·····	205
程腔与龙井茶·····	210
杨小楼·····	217
施高德·····	221
袁树珊·····	225
古幽默举例·····	228
禅味与茶味·····	237
理学三题·····	242
关于陈梦因的《食经》·····	248
孔夫子教子路出去看看外面啥事体·····	257
华人怎样成为这样的华人·····	273

外 国 的 月 亮

许多年前,看到幽默杂志的文章,挖苦那些什么都说外国的事物好的人,说连外国的月亮都是好的。当然,这许是无中生有的话:即使样样都崇拜外国的人,对于月亮,大概是不会怎样注意的。是皓月当空也好,是朦胧月也好,是月上柳梢头也好,是月正圆也好,横竖这些情景,古今中外当无二致。读西洋文学的朋友会告诉我们,外国诗人的名句中,有许多意思会跟我们的诗词所描写的意境几乎完全一样的,只是那样的例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罢了。诗句是诗人的妙悟,通过了他们的聪明的灵窍而构思成功的,岂能必其尽同?然而这些必不能尽同的东西,中外居然也有可以共通之处,这是会使我们读他们的作品的人感动的。诗句是人为的东西。人为的东西,尚且如此,何况斧凿无痕的自然?

于是,究竟外国的月亮是否较好这类的问题,在我们的心

里,大概早已不成问题了。因为它似乎本来不成问题。

这一年的夏末,大约接近阴历七月十五左右的一天,我和家人们坐了房兆楹先生夫妇的汽车,由堪培拉开车一同到悉尼去,路上不过是四小时左右的时间。自然这里的公路容易走,交通条例不像香港的那么严峻,路面又阔,所以每小时也许开了五六十里也不定。然而,久坐在车里,看遍了道旁的绿野还是绿野,老树叉桠的橡树虽然有奇趣,挺像果庚画的油画里的景物,而两边高冈上面的原始牧场,也有时时在面前驰过几百头穆然不动像是石头似的草黄色的绵羊,我们终于也有些厌倦,顿有睡意了。我嘴里刚才乱哼着“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句子,想象着这样的大草原也可能跟两千几百年前《诗经》里描绘的生活相像。不知怎么车子没有拐上几个弯儿,夜幕下压,慢慢地便除了灯火看不见什么东西了。

然而便在这时,我们突然地看见距离车窗很远的一座山头上方涌现出来的月亮。这月亮的模样儿确乎很不同:它是淡黄色的,但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一种鹅卵黄,却似乎是用清水把棕色慢慢地调揉调到了那一层特殊的颜色似的,也并不皎洁,只是奇大,而且真的很圆。我国的散文家常常爱描写一轮明月像是一面烂银盆,其所以要说是银,大约在我国不论哪儿所见的月亮都是皎洁的,可是这时我们所见到的黄月亮便很难说它像烂银了:说它像烂金又似乎华贵了些,和山野、驰道的景致不称,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这是外国的月亮。

我以前在别处所见的月色,回忆起来多有很好的印象。六十多年前在华北的冬天下了雪,有时候睡前还想逞着能不怕冷,踏着俗名叫做“老头乐”的棉鞋在庭院里踱步,看那月色映在雪上确是别有姿致,令人悬想古人怎么会高吟“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的句子。最容易回忆的月色当然是中秋节的,尤其是假

如某一年是离开自己的家人，索居独处的，那么，不知怎的，这种对他人可以引起欢聚、团圆的感想的，对自己却只有加倍地闷损，对景难排。读者中曾有这样经验的，必然很多，我殊不必费辞。只记得自己结婚之后的次年，那一个中秋节便是一个人在香港过的。那时候恰巧全增嘏先生介绍我教一位英国友人拜尔福先生读《书经》，每天只上一堂，所讲不外《禹贡》、《盘庚》这一套。这位拜君，很熏染了一些中国人的习惯，那年中秋他忽乘兴邀三五单独在港并无家属的朋友们聚会，应邀的有全先生、杨伯平先生（后来文商专校的杨校长）、徐先生（后来在港是一位为人敬服的公教主教）和我，而许地山先生夫妇便算是成双的陪客。拜尔福住的地方在浅水湾某处半山，那里尚无电灯，主人也喜欢用饶有农村情趣的煤油灯作伴，不过用的是光头强一些的罢了。当夜在他那里喝了两杯，回到铜锣湾我的寓所，已近十时。这时皓月当空，街头成群成伍的孩子们点着了兔儿灯、龙灯，一路巡行，撞在行人怀里也不用道歉。街边楼下两排住家十家中有七家开着大门，辟辟拍拍地大打“麻雀”，置身其境，兀自觉得自己不曾有着落。此时令我记得北宋的范希文（仲淹）并不太道学气或严肃，他填的《御街行》便早已道出这种凄寂的况味了，他说：“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上句极阔大，极干净，令人读了脑子有涤除一切尘嚣的感觉，次句突然一跌，由澄空一下子跌落这个婆娑世界。

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有机会端详国外的月亮，是一九五七年秋天，地点在西德的马堡城。那一年，因为有两个集会同时在德国举行，因行旅而到马堡的中国友人，快在二十位以上。当时似乎没有一位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注意到中秋的来临的，在国外也不大容易看到阴历的月份牌。是我和同住在一道的牟润孙先生、潘石禅先生等人谈起，证实了中秋正是我说的那一天。

于是,互相知会了许多人,也告诉了外国的朋友,每人出几个马克,买了些糕点、食品、啤酒之属,便借一座古堡的平台准备赏起月来。中国在那儿的留学生本不很多,也来参加了。这时已是阳历九月,夜气逼人,恰巧那一晚天不作美,不惟微微地有阵薄雾,久久不散,后来索兴由轻雾变成了细雨。我们一伙人在露天坐了两个多钟头,啤酒渐渐地喝得差不多了,正觉扫兴,突然不知道哪一位指着云缝罅里说来了!果然,像袭着轻纱的朦胧月,冉冉滑过,不一刻便被层云堵上了。那个地方挺高,果然极不胜寒,我们赏月的人们经不起凉,不久便在黑暗中分别地散去。还留在簋中的,只有饶固庵先生的一阕词,可做追忆的材料。他用的是《木兰花慢》(次稼轩韵):

望长空万里,剩孤月,去悠悠。尽地北天南,此心仿佛,楚尾吴头。一杯聊同浅酌,订神交西海作中秋。零雨替人梳洗,苍川劝客淹留。天阍欲叩恨无由,湏洞使人愁。漫痛饮狂歌,鞭笞鸾凤,捶碎琼楼。姮娥频呼不出,只微云河汉与沉浮。但祝婵娟无恙,莫教转眼如钩。

我想这词作得不错,它写的是真情,而且处处扣住了月的典故。只是痛饮狂歌说得夸张了一点:实际上仅在马堡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舒百烈先生大唱过一段中国情歌而已。这位德国博士早已年逾而立,立愿要娶一位中国太太,久无所遇,这晚可能未免有情。我们总算比他幸运,他已巴望了那么些年,还不知道现在“有志者事竟成”没有;我们虽然“姮娥频呼不出”,但后来却总算稍出,露了一露面。只是,究竟外国的月亮比我国的怎么样,我不惟当时不敢遽下断语,便是现在在国外住得稍久了,电视中常看到讲“到月球去”的节目,差不多连每天必放的儿童卡通画中它也要占一席,而我对于外国的月亮这一个题目,却依旧是那么糊涂。

从堪培拉到悉尼半途,车中所瞥见的月亮,大概要算我平生所看到的、较清晰的外国的月亮的第二次了。然而,这样的当空,我并不是常常有机会看到的。老想没有事情的时候问问外国的朋友们,看来他们似乎不会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月当头、过节举债的事情,假如告诉他们也许更会被认为骇人听闻。

这样,我也许可以笼笼统统地说:外国的月亮不是中国的月亮。

hún
源
héng
héng
jù

外国的苍蝇

对于外国的月亮,虽然我姑从谨慎,然而对于外国的苍蝇,我却不必过分地谦虚。因为,我现在住的城市,特别是在夏天,它是苍蝇特别多的地方。

读者们不可误会以为我住的城,是一座很肮脏的城,街道上堆满了攬撻(案,这两个字倒是古写,足见广东话的了不起),很多日子没有人清理,所以苍蝇成群满处扑飞。不是的!我得再三声明,我现在住的城市可以说是一座向来著名的花园城:除了马路整洁之外,住家几乎到处有小花园、花圃、庭院,并且短垣相望,在街头也可以看到人家种的奇花异卉。居民们非常热心园艺,每逢星期六假期,家家的男主人,或年纪大些的孩子便忙着用刈草机剪草,太太们拿着特制的大剪刀剪树槎。这里绝对不像是长苍蝇的地方。

然而,以上所说的铁一般的事实,依然无补于夏天这里苍蝇

之多，之嗡嗡，之川流不息。你和朋友两人在马路上散步，迎面便见，不久你们便互相察觉对方实在是苍蝇攻击的对象：因为在你们的上身背后，至少爬满了四五十个营营往来的小动物。你最好不要赶它，不然，它还会不停地望你脸庞上叮来叮去，弄得你极不受用。住在悉尼、墨尔本、勃里斯本各地的人们，远方来的游客，无一不知道这种实况的，这是出名的“堪培拉的苍蝇”。

人人的住家准都有纱窗。纱窗当然还是可以移动的，但要移动起来，有的很简便，有的却要动大手术。我初到澳洲，见了这么严重的设备，以为大家怕的是蚊子。现在住下这么多年了，渐渐知道蚊子实在少见，人们怕的，大约还是这些营营青蝇。

卫生家们一定会问：干么这些人不努力扑蝇除蝇？你们可以发起捉苍蝇运动？你们何不举行什么征文比赛？何不悬赏——例如两毛钱半斤蝇尸之类？

这个问题我想总不是三年五年的问题了，也许七十多年前便是这样的，也许从前居民少些的时候，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然而，这总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问题。

是在堪培拉，并不是在澳洲土人聚居的丛林或未尝开发的地带。这儿的大学有世界著名的一座大天文台，这儿的物理研究所有人经常地在进行原子能的和平贡献，这儿还有前许多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老教授，而医药的设备也极好——然而，虽然有这一切现代化的设备，有这些个聪慧的头脑，人们对于这嗡嗡之声的干扰，却没有什么举动。

我很努力地到药房，到百货公司去找苍蝇拍子，目的是想看这里卖这种货色不卖。很费力居然找到了，但那些东西是香港制的，似乎决不是热门货。堪培拉的居民没有机心。《庄子》不云乎：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

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庄子说的有他的哲学，我却没有我的苍蝇哲学。我只觉得，外国人是最怕脏的。严格地说，脏其谁不怕？有些人，有些地方看似他们不怕脏者其实只是不能免于脏而已。不能免于脏，是应当加以改善的事情。这里的人们很怕脏，这里的城市又一点儿也不脏，然而这里的苍蝇还是很多，而这里的人们又似乎并不怎么怕苍蝇。这是什么缘故？

我综合了许多现象，也做了一些观察和推测，只好下一个大胆的假设：这里的苍蝇很特别。

半年之前，我曾经过新加坡小住几天。在那儿，朋友们因为我是从澳洲来的，必定许久没有看华语片电影了，撺掇着要一同去坐电影院。我们看了两出戏，其中一出是根据几十年前张恨水的旧著而改编的《新啼笑因缘》。张恨水的那部小说，在当年初在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版刊登时，是很有名的，因为那是北方写旧派章回小说的人，拿作品向南方发表的开始。这小说里，我记得有一位风尘中的老侠客关寿峰（电影中叫什么名字恕我记不清楚了），他的绝技别的且不用说，单说他能够在百步之外用一个铜子远远地瞄准路灯把它熄灭，这已经不是芸芸众生所能办的了。他的另一项小小的技术，便是能够用一双筷子随便把一只乱飞的苍蝇夹住。这一点大概只有小说里有描写，电影中似乎没有做到，大约真的表演起来，还不大容易找演员；这正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在看电影之际，朋友们聚精会神，一会儿又告诉我那一个人兼饰两角的女演员的大鼓书是她的绝活，一会儿又说那一位叫凌波的女演员，便是曾经轰动一时倾城倾巷大受欢迎的新人物。友人们不会知道我这时心里想着的，却也是几千里外的、堪培拉的苍蝇。我想劝一下制片的当局，假

如他们到堪培拉来弄几十只苍蝇去拍片,那么,关寿峰的绝技,便不论哪一位演他都能够镜头里刻画入微了!因为,堪培拉的苍蝇不惟奇大——很可以上特写镜头,而且奇笨,愈大的飞得愈慢,常常撞到你面前,或逗留在窗牖边沿,只怕没有人拿它罢了。只要你肯拿,它是一定可以手到擒来的。我虽不曾用筷子实验过,看来我的逆料不致错误。因为我自己便曾经手拿苍蝇多次,捉了又放,时常引以为荣。我的一双手向来极笨,极不灵活,除了写字,经常不大如人意的。去年偶然跟友人学习驾驶汽车,虽然友人的车机件稍旧,他还是每天几趟可以运用自如,然而到了我手之后,驾驶盘便顽强起来,其他像踩油门需要用脚踹的机件更不听话,车子或则不动,或则动辄跳跃,向前猛窜。我知道友人说的“人人学车开头都是这种情形”的话是安慰我的,很靠不住。但我自己也不料像苍蝇那么灵活捷敏来去无踪的活玩艺儿我倒能活捉,每一思及,常有人地相宜之感。

我绝对不曾弄死一只苍蝇。捉到手之后,常常多走几步,打开有笼纱罩住的门,海阔天空地把它一放!有时候清晨起来,偶然看见窗沿边有据说是吃得很饱因而飞不动死了的苍蝇,我觉得很悲哀。